

诗抒胸臆

元旦颂

■俞安昌

元旦祝颂 椒花献礼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东方升起 不落太阳
饮屠苏酒 把酒问天
古老中华 赫赫文明
巍巍昆仑 功安九州
烟树晴岚 河清海晏
彩云笔笔 吟诵新篇
黄河奔腾 泾渭当分
长江流域 扬帆远航
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发展经济 深化改革
中国精神 凝聚力量
民富国强 成就梦想
依法治国 担当天下
振兴中华 屹立东方

(七绝)落叶

■韩启纲

每逢落叶慨嗟哦，
我说无须费思河。
规律轮回谁主宰？
枯荣生死任婆娑。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一)

■管新生 文

2

孩提时代的我绝不可能把自己拔高到很文化的层面去观察问题剖析问题,但却可以切身体验周遭环境的巨大变异。

打弹子刮刮片滚铁圈打橄榄核这些曾经风靡弄堂的“蟹狮壳里做道场”的游戏正渐渐离我远去,只剩下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白相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好好好宽阔舒畅。

当新村里的小孩渐渐增多的时候,很多非弄堂式的游戏顿时流行了起来。比如在屋顶头成群结队大呼小叫地“老鹰捉小鸡”,比如在整个新村里漫无边际四处奔跑地“逃江江”。而我最有兴趣的则是在小花园里踢足球,我们这个门牌号里的五六个孩子组成了松散型的小小足球队,隔三差五地就和其他门牌号里的足球队举行比赛,值得自豪的是“过招”的结果常常赢多输少,十场比赛总会赢上七个八场。也不知为什么,当年踢球的孩子个个都喜欢赤脚,于是人人便成了“飞奔在绿茵场上的“赤脚大仙”。说来难能可贵,我们这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居然能够从童年一直踢到少年,横跨学龄前,小学,直到“文革”中期的中学毕业,真是可圈可点,源远流长。那时,我在球队里永久地担任左扑右挡的守门员,直到在鼻梁上架起了风度高不平凡的“嘎梁”(眼镜),才恋恋不舍地从绿茵球场退居到了观众席上。至今仍记得球队里有一个小女孩,人唤“野鸭子”,是踢前锋的,极具爆发力,踢出去的球势大力沉,如若放在今天,焉知就不会是女子足球队的一员猛将?后来才知道,她的芳名就是“雅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她那在美国的父母来了上海,把她接到大洋彼岸去了。其时我们的足球队早已烟消云散各奔东西,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分配工矿的日夜夜班“三班倒”



黄兴公园一只白鹭,和游人十分亲近,钓鱼人喂它小鱼,它欣然接受,吃饱飞走,饿了随时飞来,一点也不怕人,很少见,成为黄兴公园一支独秀。朋友风趣地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陈明松

而知,除了射落几只停落在不远处觅食的麻雀之外,便一无所获。于是我就在想,其实在我们家门口的电线杆上也不常常有过路的麻雀栖息吗?根本犯不着如此五斤六斤地跑到这么大老远的地方来。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隔壁爷叔几乎是嗤之以鼻,说,依这小囡不懂的,我上次到这儿来就打到了一只野鸟,老大老大的,像白鸟居(上海话:白鹅)那么大!

自打说了这话以后,隔壁爷叔就基本上不再带我去打鸟了。那时候我在想,不带就不带,有啥稀奇不笨的啦,反正好白相的东西多来西,我自己也好去白相格。现在想来,隔壁爷叔当时打到的大概是大雁,或者就是天鹅之类。有时也反思,幸亏此事发生在动物保护观念淡薄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如若放在今天的话,你惹得起也躲不起,迟早要被鸟类保护协会的人们大张旗鼓地来一番网上人肉搜索,尔后是公开你的身份你的单位你的地址你的家人,彻底曝光!保不准还会雄赳赳地打上门来声讨,一不小心便让你落得个“虐待小动物”的罪名,十恶不赦!

阿弥陀佛,隔壁爷叔。

其实少年时代白相的东西不要太多哦!随便说说,军长师长“排排缩”的军棋,楚河汉界的象棋,黑白世界的围棋,有那么一个阶段痴迷得我神魂颠倒。一桌二椅一棋盘,两人相向而坐,一旦开局便成了没日没夜废寝忘食的厮杀。输了棋的人不甘心,再下一盘;赢了棋的人感觉良好,手下败将哪里逃!其实彼此都是菜鸟,像我等这般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哪里出得了骨灰级的人物!呵呵,暂且打住,下棋自是棋文化,与石库门无干,与工人新村无干。但有干系的是,下着下着,忽然觉得脚面上痒酥酥的,低头一看,伸手一抓,哇哈,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螃蟹!当然,它肯定不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还没转世投胎呢。妙不可言的是,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每逢到了这个季节

杨浦记忆

延吉西路的变迁

■徐春望 文

延吉西路位于内环线,属杨浦区东西走向延吉路的一段。东始于黄兴路,西止于江浦路。马路长度不足600米的延吉西路,南北两侧除去人行道,中间有三车道那么宽。南侧与凤城路,北侧与长岭路相交,而相交的两条路因错位并不对接。凤城一、二、三村坐落在延吉西路两侧,我就住在凤城三村小区。

在居室里,我的视线从窗玻璃穿过水杉、梧桐树朝外眺望,望得见延吉西路和凤城路。当初,1982年秋,刚来凤城三村,厂里工友帮我突击装修住房,临近傍晚我想买点心犒劳同事。可是延吉西路只有鳞次栉比的住房,我只好沿弄堂穿越菜田、小河边,拐进黄兴路,到8路公交控江新村站买生煎……

过了一年,延吉西路街面上始有一爿粮店,一家牛奶公司经营的饮食店,还有一间大门面烟纸店。一天夜晚,妻子突然提前临盆,我惊慌失措。那个时候公用电话早已关门,黑漆漆延吉西路上往哪儿去找出租车送新华医院?我硬着头皮去敲牛奶公司饮食店的门,把紧急情况摊开,好说歹说,该店就是不肯借出黄鱼车。我只好转向凤城路,敲开另一家饮食店的门。想不到店家答应出借,不过要500元押金,这令我喜出望外。这件事我至今心存感激,不然真不知如何收场。

家中添了女儿,忙碌了。宝宝的一颦一笑成长变化,充满乐趣。随着女儿出世,延吉西路也热闹起来。街上开了多家建材店和建筑五金店,凤城三村后面农田正在逐渐被一幢幢多层楼房所替代。令人惊喜的是,在对着延吉西路的凤城三村弄堂口,砌起了一幢两层楼的培养招牌小店,经营油盐酱油等生活必需品,极大地方便了小区居民。小区对面的凤城路,不知怎么的,形成了一个马路自由市场。摊头从凤城路一直摆到延吉西路。倘若你买斤把河鲫鱼,小贩会送你一二条黑鱼。那时条虾价格一元三角一斤,我们几乎天天都吃条虾。尽管自由市场带来方便和物价便宜,但是凤城路面一片狼藉,间或还有打架滋生,难免会波及延吉西路,也脏兮兮的。碰巧延吉西路上新辟公交车站,星期天妻子携带女儿跑娘家,很可惜,车不对路,我们仍需绕道坐车,换二次车,才能到目的地。

我们天天走在延吉西路上,上班,购物,回娘家。女儿也伴随延吉西路成长,起先我们在延吉西路上抱着她,后来搀着她的小手,她一双小脚在延吉西路上跑,渐渐看着她背书包消失在延吉西路上。女儿大了,我照镜子,自己头顶已“朝如青丝暮成雪”了。再看居室窗前的水杉树,原本只两层楼高,现已超过五层楼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傍晚,我又走在延吉西路上。马路四个路口的红绿灯不停闪烁,车辆来来往往,人行道上熙熙攘攘。两侧梧桐行道树株株挺拔,马路两侧有:医院、药房、学校、超市、便利店,面包房诸多单位,还有手机电脑、服装箱包、眼镜钟表、网吧网吧、广告复印、饭店旅馆、造型瘦身、足浴指压、生煎馄饨、烟酒、房产、火锅、馒头、水果等店铺门类一应俱全。夕阳正透过西天上云绕雾障的千万朵晚霞,把万道金丝喷洒在延吉西路的柏油路上、车辆头上,店门面上、梧桐树上和行人脸上。触景生情,令人遐想,脑海里忽然跳出叶剑英元帅“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诗句,让我感慨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带给延吉西路的变迁。

那个下午,我和父亲七分高兴三分骄傲地把牛首风筝在田野上放飞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因我是已五年生人,属相为牛。我忽然明白了,我放飞在天空中高高翱翔的,哪里是风筝,分明是母亲深深的祝福和心愿。

3

谢谢工人新村,给了工人子弟一个很工人的童年。细细想来,我的童年恰恰也是工人新村的童年。无邪。天真。阳光明媚。